佛说灯指因缘经一卷

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小乘单译经

若种少善于胜福田，人天受乐，后得涅槃。是以智者，应当勤心修集善业。言福田者，即是佛也。佛身光明，如融金聚，功德智慧以自庄严；得圆足眼，善能观察众生诸根；世间黑闇，为作灯明；众生愚痴，为作亲善。众善悉备，名称普闻。牟尼世尊，众所归依。是故人天，至心修福，无不获报。

昔王舍城，五山围绕。于五摩伽陀，最处其中，此王城内里巷，相当庭园广博，台观严丽，堂室绮妙，高轩敞朗，周匝栏楯。有好林池，甚可爱乐。其水清净，温凉调适，通渠回流，转相交注。林树萧森，枝条蓊郁，华实繁茂，映蔽日月。风吹华林，出微妙香。其香芯酚，芳馨四塞，遍王舍城。诸胜智人，修梵行者，咸以此地，庄严殊特，心生喜乐，自远而至，云集其中。

时此城主，阿阇世王，道化光被，遐迩所归，正法治国，修善者众，国实民殷，安隐快乐。

尔时城中有一长者，其家巨富，库藏盈溢如毗沙门。然无子胤，祷祀神祇，求乞有子。其妇不久，便觉有身，满足十月生一男儿。是儿先世宿植福因，初生之日，其手一指出大光明，明照十里。父母欢喜，即集亲族及诸相师，施设大会，为儿立字。因其指光，字曰灯指。诸集会者，睹其异相，叹未曾有。

时此会中，有婆罗门，名曰婆修，诵四围陀典，博闻多知，事无不晓；见儿姿貌，奇相非常，含笑而言：“今此儿者，或是那罗延天、释提桓因、日之天子、诸大德天，来现生也。”

时儿父母，闻是语已，倍增欢喜，设大檀会，七日七夜布施作福。如是展转，举国闻知，皆云长者产一福子，称美之音上彻于王。时王闻已，即敕将来。长者受教，寻即抱儿诣王宫门。值王宴会，作众伎乐，无人通启，不得辄前。其儿指光，彻照宫庭赫然大明，照于王身及以宫观，一切杂物，斯皆金色。其光遍照于王宫内，譬如大水湛然盈满。

王即怪问：“此光何来？忽照吾宫，将非世尊欲化众生至我门耶？又非大德诸天、释提桓因、日天子等下降来耶？”

王寻遣人往门外看。使人见已，还入白王：“向者大王所唤小儿，今在门外。此儿手在乳母肩上，其指出光明来彻照，故有此光。”

王敕使言：“速将儿来。”

王既见之，深异此儿。自捉儿手，观其儿相，谛瞻睹已，而作是言：“外道六师称无因果，真伪诳惑。若无因果，云何此儿从生已来，容貌超绝，指光炳著？以此观之，诸外道辈，陷诸众生颠坠恶趣。定知此儿非自在天之所化生，亦非神祇自然而有，必因宿福，获斯善报！始知佛语诚谛不虚。佛说种种业缘庄严世间，一切众生眼见报应而不修福，一何怪哉！”

王复言曰：“今犹未审，此指光曜，或因于日而有此明？必欲验者，须待夜半。”

既至日暮，即以小儿置于象上，在前而行。王将群臣，共入园中。而此小儿指光所照，幽闇大明，观视园中鸟兽华果，与昼无异。

王观此已，喟然叹曰：“佛之所说，何其真妙！我于今日，于因于果生大坚信，深鄙六师愚迷之甚！是故于佛倍生宗仰。”

于时，耆域即白王言：“佛于修多罗中说：若不见业，故有悭贪；以见业故，悭贪永息。今见灯指有此福报，假令穷困，尚应罄竭而修善业，况复富饶而不作福？”

如是语顷，天已平晓，还将灯指入于王宫。王甚欢喜，大赐珍宝放令还家。

灯指渐渐遂便长大。其父长者为求婚所，选择高门与己等者，娉以为妇。长者既富，礼教光备，闺门雍穆，资产转盛。夫盛有衰，合会有离，长者夫妻俱时丧亡。譬如日到没处，晖光潜翳；如日既出，月光不现；如火为灰，炽炎永灭；强健好色，为病所坏；少壮之年，为老所侵；所爱之命，为死所夺。父母既终，生计渐损，而此灯指少长富逸，不闲家业，恶伴交游，恣心放意，耽惑酒色，用钱无度，仓库储积无人料理，如月盈则阙转就损减。

时彼国法，岁一大会，集般周山。于时，灯指服饰奢靡，将从伎乐，皆悉严丽拟于王者，诣彼会所。彼会大众，见其如是。无不敬美。尔时，众人共相酣饮，欢娱适意，钟鼓竞陈，弦歌普作，欢舞平场，嬉戏原野，娱乐之音动山盖谷。时后群贼，知灯指诣会未还之间，伺其空便往到其家，劫掠钱财，一切尽取。灯指暮归，见己舍内为贼劫掠，唯有木石塼瓦等在，见此事已，闷绝躃地。

傍人水洒，方得醒寤，忧愁啼哭，而作是念：“我父昔来，广作方宜，修治家业，劬劳积聚仓库财宝。是父所为，生育我身，觊有委付。如何至我，不绍父业，浮游懒惰，为人欺陵，父之余财，一旦丧失？仓库空虚，畜产迸散，顾瞻舍宅唯我子然，著身璎珞及以服乘，当用贸食以济交急。用之既尽，当如之何？”

当于尔时，指光亦灭。其妻厌贱舍弃而走，僮仆逃失，亲里断绝。素与情昵极亲厚者，反如怨仇，见其贫穷，恐从乞索，逆生瞋怒。妇尚舍弃，况于余人？当知贫穷，比于地狱。贫穷苟生，与死无别。先惯富乐，卒罹穷困，失所依凭，栖寄无处，忧心火炽，愁毒燋然。华色既衰，悴容转彰，身体尪羸，饥渴消削，眼目押陷，诸节骨立，薄皮缠裸，筋脉露现，头发蓬乱，手足锐细，其色艾白，举体皴裂。又无衣裳，至粪秽中，拾掇粗弊连缀相著，才遮人根。赤露四体，倚卧粪堆，复无席荐。诸亲旧等，见而不识。历巷乞食，犹如饿乌。至知友边，欲从乞食，守门之人遮而不听；伺便辄入，复为排辱。舍主既出，欲加鞭打，俯偻曲躬再拜谢罪，舍主轻蔑都不回顾。设得入舍，轻贱之故，既不与语，又不敷座，与少饮食，撩掷盂器不使充饱。

时彼国内，取妇、生子、剃发，法皆设食。往到会中望乞残食，以轻贱故，不唤令坐，驱其走使，益索所须得少余残，与奴共器，便自思惟："怪哉！怪哉！我今云何，贫贱伶俜忽至如此？"私自念言："如我今日，精神昏迷，心智失识，不知今者为是本形？更受身耶？辛苦荼毒，世所无偶。譬如林树无华，众蜂远离；被霜之草，叶自燋卷；枯涸之池，鸿雁不游；被烧之林，麋鹿不趣；田苗刈尽，无人捃拾。今日贫困，说往富乐，但谓虚谈，谁肯信之？世人甚众，无知我者。由我贫穷，所向无路。譬如旷野为火所焚，人不喜乐；如枯树无荫，无依投者；如苗被雹霜，捐弃不收；如毒蛇室，人皆远离；如杂毒食，无有尝者；如空冢间，无人趣向；如恶厕溷，臭秽盈集；如魁脍者，人所恶贱；如常偷贼，人所猜疑。我亦如是，所向之处，动作讥嫌，所可谈说发言生过：虽说好语，他以为非；若造善业，他以为鄙。所为机捷，复嫌轻躁；若复舒缓，又言重直。设复赞叹，人谓谄誉；若不加誉，复生诽谤，言此贫人常无好语。若复教授，复言诈伪耆旧强有所知。若广言说，人谓多舌；若默无言，人谓藏情。若正直说，复云粗犷；若求人意，复言谄曲。若数亲附，复言幻惑；若不亲附，复言骄诞。若顺他所说，复言诈取他意；若不随顺，复言自专。若屈意承望，骂言寒贱；若不屈意，言是贫人犹故自我。若小自宽放，言其愚痴无有拘忌；若自摄捡，言其空粗许自端確。若复欢逸，言其佾张状似狂人；若复忧惨，言其含毒初无欢心。若闻他语，有所不尽，为其判释，言其命趣以愚代智耐著之甚。若复默然，复言顽嚚不识道理；若小戏论，言不信罪福。若有所索，言其苟得不知廉耻；若无所索，言今虽不求后望大得。若言引经书，复云诈作聪明；若言语朴素，复嫌踈钝。若公论事实，复言强说；若私屏正语，复言谗佞。若著新衣，复言假借严饰；若著弊衣，复言儜劣寒悴。若多饮食，复言饥饿饕餐；若少饮食，言腹中实饥诈作清廉。若说经论，言显己所知，彰我闇短；若不说经论，言愚痴无识，可使放牛。若自道昔事业，言夸业自誉；若自杜默，言门资浅薄。诸贫穷者，行来进止言说俯仰，尽是憍过；富贵之人，作诸非法都无过患，举措云为斯皆得所。

“贫穷之人，如起尸鬼，一切怖畏，如遇死病难可疗治，如旷野峭处绝无水草，如堕大海没溺洪流，如人捺咽不得出气，如眼上翳不知所至，如厚垢秽难可洗去，亦如怨家虽同衣食不舍恶心，如夏暴井入中断气，如入深泥滞不可出，如山暴水駃流吹漂树木摧折。贫亦如是，多诸艰难。贫穷又能毁坏壮年好色，气力名闻、种族门户、智慧、持戒、布施、惭愧、仁义信行、勇武意志悉能坏之，又复能生饥寒怨憎、轻躁褊狭、忧愁惨毒、嫌责罪负。如是众苦，从贫穷生。譬如伏藏多有杂物，贫伏藏中，多有种种身心苦恼。夫富贵者，有好威德，姿貌从容，意度宽广，礼义竞兴，能生智勇，增长家业，眷属和让，善名远闻。”

灯指思惟：“我今贫厄，世间少比！正欲舍身，不能自殒。当作何方，以自存济？”复作是念：“世人所鄙，不过担尸。此事虽恶交，无后世受苦之业。若当余作，或值杀生作诸不善。以此而言，我请为之。”

尔时，有人闻其此语，即雇担尸。灯指取直，寻从其言，担负死人到于冢间，意欲掷弃。于时，死人急抱灯指，譬如小儿抱其父母，急捉不放，尽力挽却不能得去。死人著脊，犹如胡胶不可得脱，排推不离，甚大怖畏，作是念言：“我于今日，担此死人，欲何处活？”

即诣旃陀罗村语言：“谁能却我背上死尸？当重相雇！”诸旃陀罗详共尽力，共挽却之，亦不肯去。

余见之者，骂灯指言：“狂人何为，担负死尸入人村落？”竞以杖石而打掷之，身体伤破，痛惧并至。

有人怜愍，将其诣城，遂到城门。既到门下，守门之人逆遮打之，不得近门：“此何痴人，担负死尸，欲来入城？”

自见己身，被诸杖木，身体皆破，甚怀懊恼，发声大哭，而作是言：“我正为食，作此鄙事！今日忽然遭此大苦，由我贫困不择作处，为斯贱业，冀得价值以自存活。如何一旦，复值苦毒？宁作余死，不负尸生！”且哭且言。

时守门者深生怜愍，放令还家。到自空室，先同乞索诸贫人等，共住之者，遥见死尸在其背上，悉皆舍去。既到舍已，尸自堕地。灯指于时踰增惶怖，闷绝躃地，久乃得稣。寻见死尸，手指纯是黄金。虽复怖畏，见是好金，即前视之，以刀试割，实是真金。既得金已，心生欢喜，复剪头项手足。如是剪已，寻复还生。须臾之顷，金头手足，其积过人。譬如王者失国还复本位，如盲得眼视瞻明了，如久思他女得与交欢，如学禅者忽得道证，灯指欢喜亦复如是。库藏珍宝倍胜于前，威德名誉有过先日，亲里朋友、

妻子僮仆，一切还来。

灯指叹曰：“呜呼怪哉！富有大力，能使世人来归极疾。呜呼怪哉！贫有大力，能使所亲舍我极速。我先贫时，素所亲昵，交游道绝，总无一人与我语者。今日一切颙颙承事，合掌恭敬。假使生处如帝释，勇力如罗摩，知见如天师，若无钱财都无所直。富者不问愚智，皆称好人。实无所知，人以为智，亦得勇健、诸善名闻。虽复丑陋老弊，少壮妇女乐至其边。”

阿阇世王闻其还富，寻即遣人来取其宝。其所取者尽是死人，还掷屋中，见是真金。灯指知王欲得此宝，即以金头手足，以用上王。王既得已，赍之还宫。

于后，灯指作是思惟，而说偈言：

“五欲极轻动，如电毒蛇虫，

荣乐不久停，即生厌患心。”

寻以珍宝施与众人，于佛法中出家求道，精勤修习得阿罗汉。虽获道果，而此尸宝，常随逐之。

比丘问佛：“灯指比丘，以何因缘，从生以来有是指光？以何因缘，受此贫困？复何因缘，有此尸宝常随逐之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至心谛听！吾当为汝说其宿缘。灯指比丘，乃往古世，生波罗奈国大长者家，为小儿时，乘车在外，游戏晚来，门户已闭。大唤开门，无人来应。良久母来，与儿开门，瞋骂母言：‘举家担，死人去耶？贼来劫耶？何以无人与我开门？’以是业缘，死堕地狱，地狱余报，还生人中受斯贫困。

“光指因缘、尸宝因缘，为汝更说。过去九十一劫有佛，名毗婆尸。彼佛入涅槃后，佛法住世。灯指尔时为大长者，其家大富，往至塔寺，恭敬礼拜，见有泥像一指破落，寻治此指，以金薄补之。修治已讫，寻发愿言：‘我以香华伎乐供养，治像功德因缘，持此功德愿生天上人间，常得尊豪富贵！假令漏失，寻还得之！使我于佛法中，出家得道！’以治佛指故，得是指光及死尸宝聚；以恶口故，从地狱出，得贫穷果报。”

佛说是灯指因缘经时，诸天人民散众天华，作天伎乐，供养已讫，便还天宫。

以是因缘，少种福业，于形像所得是福报，乃至涅槃形像尚尔，况复如来法身者乎？能于佛法，如说修行，如此功德不可限量！若欲生天人中受诸快乐，应当至心听法。以恶口因缘，受大苦报。应畏众苦，远离恶口诸不善业。以此观之，一切世人富贵荣华不足贪著，于诸人天尊贵不应喜乐。当知贫穷是大苦聚，欲断贫穷不应悭贪。是以经中

，言贫穷者，甚为大苦！

本经缺字对照（1 种 / 1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億-音+(夫*夫)]	僾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2039D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985）